

文学类

(法)皮埃尔·加兰特著
陈宝琪 编译

“战争女神”在行动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一九四四年，纳粹高级将领密谋策划了一次代号为“战争女神”的军事政变。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谋杀希特勒，还企图摧毁第三帝国。这一重大事件，长期来一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本书第一次将其内幕详尽地揭示出来。作者——著名的法国记者为搜集有关这次谋杀案最有权威的目击者的材料，足足花费了十五年多的时间。



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战争女神” 在行动

〔法〕皮埃尔·加兰特 著

陈宝琪 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陆震伟

“战争女神”在行动

〔法〕皮埃尔·加兰特著
陈宝琪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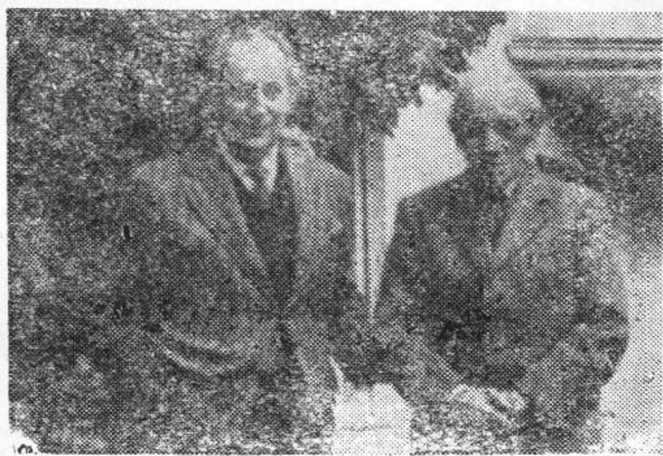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73,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册

书 号：10077·3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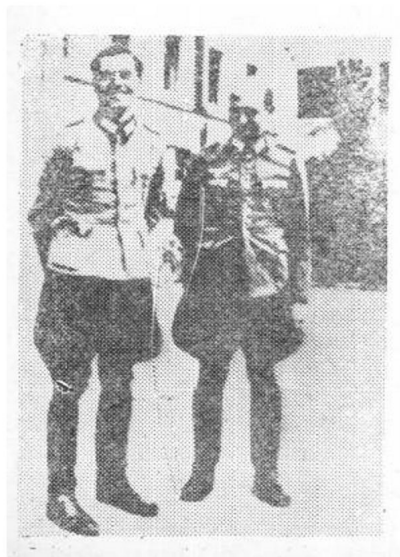
定 价：0.50 元



作者皮埃尔·加兰特和本书资料的主要提供者
豪辛格将军。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与将军们商议军计。
左起第二人是保罗斯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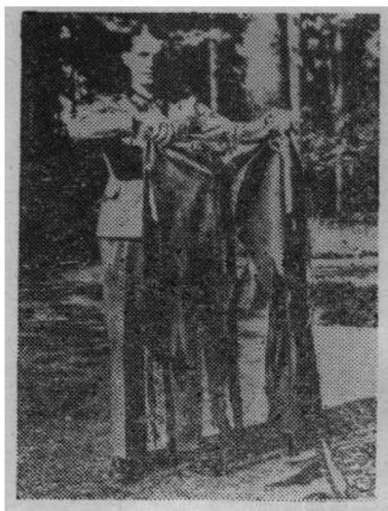
德国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
爵(左), 坚定的密谋分子、爆炸案的执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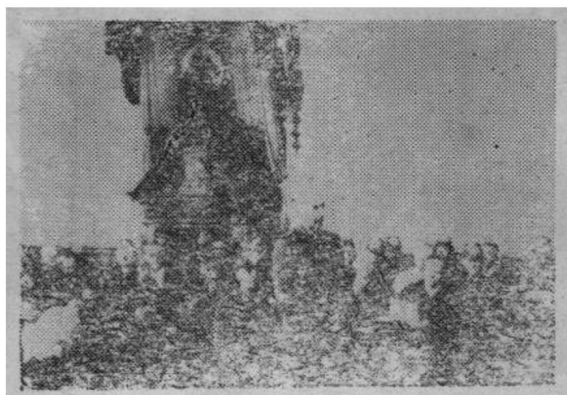
爆炸后几小时，希特勒向前线司令官通话，证实
谋杀阴谋已失败，他没有被炸死。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察看爆炸现场。



这是希特勒被炸破的裤子。后来送给情妇爱娃，以表示他得以幸免是由天意注定的。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元帅(站立者)，密谋集团核心人物，身穿便装，裤无皮带，在柏林人民法庭上受审。

一 不祥之兆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深夜，希特勒睡得很晚，直到凌晨两点才上床，熬夜已是他的习惯了。他共有四个亲信秘书，那天晚上值班的是约翰纳·沃尔夫女士和克利丝塔·斯罗德女士。午夜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和往常一样，继续留下来对她们谈谈工作，聊聊天。在向她们道晚安以前，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我好象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只要我身上不发生什么事就算了。我可不能生病，说实在，连生病的时间也没有呀！”他的私人医生西奥·莫雷尔博士每天晚上给他准备了安眠药，他吞服了以后就回寝室去了。

他的男仆海因芝·林格服侍他十多年了，这时和往常一样正在寝室里等待着，把一件长睡衣递给他，帮他卸下灰色军服。（希特勒从来不穿套装睡衣裤，从来没有人，甚至他的贴身仆役林格都没有看到过他赤身裸体，连腰部也从未露出过。他的随员们对这件事津津乐道，作过种种猜测。）

希特勒十分信任这个贴身的林格；后来某一次他曾对希姆莱谈到过他，说：“战后林格将被任命为外交礼宾司长和我的私人工作班底的主任。”这一番

话传到林格耳朵里，着实使得他头脑发热；他也很愿意把自己比作伺候腓特烈大帝的一个朝廷侍从（实际上希特勒也感到自己活象这个君主。）

希特勒不仅在这个特殊的晚上睡不好觉，平日睡觉也总是心惊肉跳。俗话说：“心中没有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但希特勒这个大独裁者二十年来狂人似的梦幻，日子过得的确从来没有轻松过。

早的不说，且从一九三四年说起。

那年八月二日，德国总统八十七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逝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继任了总统职位。他无视魏玛宪法的规定，擅自宣布内阁的特别法令，将总统的职务和总理的职务合并为一，从而希特勒一身兼二任，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次日他就宣布取消“总统”称号，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称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统”一词显得“太民主化了”，他提出用“国家元首”来代替。他迫不及待地举行一次全体官兵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的仪式。这个效忠誓言是非同一般的，从此以后，“绝对服从”的誓言就成为惩治军事叛乱的主要依据，任何批评和违反元首的言和事，都可以被合法地解释为叛国行为。以后的事实清楚地说明，由希特勒一手铸成的多少次血腥清洗的恐怖事件都是在这个“神圣宣誓”的旗帜下演出的。与此同时，他伪造兴登堡遗嘱以骗取国人对他的拥护。

希特勒企图用效忠誓言来缚住军官们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反叛。殊不知竟有那么一批高级将领也敢于把矛头对准他，最后抛掉誓言，不惜付出自己的

生命，来消灭这个大独裁者。

兴登堡一死，希特勒一夜之间登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但此时他毕竟还没有最后掌握军政实权，特别是在陆军方面，存在着相当棘手的问题。德国的陆军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老传统，陆军军官中有好大批人，不是出身于荣克贵族世家，就是普鲁士宿将的后裔，或者本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赫赫名将，在这些人身上的深深地打着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和德国军人的光荣感的烙印。对于希特勒这个出身低微的狂妄的冒险家，他们总不免投以几分鄙弃的眼光。对于希特勒的扩展陆军、振兴德国之类的响亮宣传，他们也不无所动，甚至有时对他抱有一定的幻想。然而，希特勒的那些对内对外的野心图谋，违法乱纪的疯狂举动以及制造恐怖的骇人伎俩，这一切使得军中一些正直的军官深为忧虑，他们担心这个“疯子”会给德国人带来灾难，会把德国推上走向灭亡的道路。在柏林这个充满着政治动乱的世界性的大城市里，在军官团中混杂着外交家、记者以及其他消息灵通的国外人士，这些人已经窥破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的秘密，他们的言论当然对军官团不无影响。奥伦堡集中营就在柏林附近，离市区不过四十英里。在盖世太保总部附近一带，经常能听到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监狱发出来的政治犯受酷刑时的惨叫声。所以，柏林这块地方是最容易使各式各样的反对派最终地汇集起来的场所。反希特勒的情绪在陆军军官中也日益滋长，他们有时会不谋而合地聚在一起。希特勒已经意识到

陆军参谋总部是个危险的集团，这些将军们之所以拥护他装备一支强大的陆军，只是想利用他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这些人本身则是很难被争取过来的。他本能地认定这个荣克贵族和保守的陆军军官派系对他的权力无论如何是个永久性的威胁，因而把他们看作心腹之患，处心积虑地要把他们紧紧地控制住或者甚至把他们彻底消灭掉。

老元帅死后，他迫不及待地执行效忠宣誓仪式，为的是要把这些他认为危险的军官，束缚在他们自己庄严地举手所作出的誓言之下，而遵守誓言，是军人的至高荣誉，从此就不能公开反对他们的最高领袖，除非甘愿抛弃这个作为军官的至高荣誉。希特勒自以为得计，但这些军官是不好对付的。这个誓言在不少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内心的不安，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祖国在独裁政权下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深渊的时候。在举行仪式的那天，就有一位将军看出了这种宣誓无非是给军官们设下的政治圈套，为此而极为气愤。仪式结束以后，他大踏步地向首都的僻静街道走去，并悄悄地跟他的同伴说：“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这位将军名叫路得维希·贝克。

贝克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总长，被公认为德国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他身材修长，举止高雅，智慧超群，他的外表和气质都显示出他更象一个善于思考的哲学家或者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不太象个职业军官。他对人处事十分机智、圆滑，长于辞令，还特别善于调和争端，做到双方不伤感情，亦不

使任何一方有所难堪。

从出身来说，这位才智出众的军官既不是荣克贵族，也不是普鲁士军人，而是由赫斯陆军军官系统传下来的专业军人，虽然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兼商人，还在莱茵地区拥有一处铁矿。贝克在中学毕业以后就选定军界作为终生事业，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陆军参谋。自从德国重整军备以来，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并从中将擢升为大将。这一次晋升，激起他不得不给他的朋友写信诉说他内心的烦恼：“说实在的，我是被迫接受这个荣誉的，我是违心的。”根据他的才能和他在军内的威望，很自然地，在当时初露端倪的反对势力中，他就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在起初，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弗立契生于一八八〇年，与贝克同年。他脸色红润，嗓音粗糙而宏亮，制服毕挺，一只眼皮上夹着一片单眼镜，从他外表的各方面来看，简直是个漫画中的人物，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而且他还是个自得其乐的单身汉。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可在赛马场里却经常能够找到他，他喜欢和马交朋友更甚于和人打交道。然而，这个看起来似乎难以接近的硬邦邦的军官，在他的内心却蕴含着深邃的智慧和富于同情的心。

这两位将军都是陆军中享有崇高威信的高官，并且是敢于同元首顶撞的高级军官。所以希特勒把他们看作眼中钉，总要想办法把他们翦除。

一九三八年初，希特勒借故打击弗立契，他唆使

阴险毒辣的党卫队头子兼警察总长希姆莱买通歹徒，制造罪证，诬告弗立契犯有同性恋之罪。弗立契受此恶毒的诬陷，如晴天霹雳，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他愤而辞去陆军总司令之职。

贝克将军为弗立契的冤案四出奔走，但仍然不能挽救他的被废黜。一位陆军总司令竟然遭到如此侮辱人格的打击，最后还是被屈辱地解职，这件事实在使贝克将军忍无可忍。贝克接着就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希特勒提出备忘录，把他对希特勒的批评意见，直陈不讳。希特勒看后怒不可遏，当即责令贝克收回意见，但贝克拒不从命，并且提出了辞呈。希特勒以国际局势日益紧张，内部事务必须迅速处理为理由，很快就任命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接替贝克的职务，就此贝克正式离开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位，这对希特勒却是“正中下怀”。

希特勒抓住这个时机来处理一批他多年来处心积虑要清除的包括以上两人在内的所谓保守分子，并使那些不服从的军官们就范。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晚上九点，突如其来地一份特别公报宣布武装部队彻底改组，帝国整个武装部队的统帅权由希特勒亲自掌管。原来的国防部被撤销，代之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简称OKW），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众所熟知的德国最高军事机构，也就是希特勒的军事总参谋部，参谋长由凯特尔担任，此人死心蹋地追随希特勒直至最后。在这次大改组中有十六名高级将领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还有些被调动，有些被降级，所涉及到的将军级军官

总共六十人。整个武装部队的所有中、下级军官也都顿时发生了变化，他们中有的得到提升，有的被降级，也有的突然被解职。这次人事变动的范围也包括外交和经济等方面。至此，希特勒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所以，二月四日的大改组是纳粹德国走向战争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希特勒这个大独裁者与老一辈普鲁士军官多年来明争暗斗到公开交锋以至初见胜负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贝克将军引退以后，仍留在柏林。人们看到一个瘦长、挺拔的老人身影常常在庭院里徘徊，表面看来这位将军似乎悠游自在，无所事事，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仍然非常活跃，与反对派保持紧密的联系。自此以后，他在柏林歌德大街上的府邸的客厅成为密谋者的聚会场所。

与贝克联系的人士中有几位是身居军政要职的人物，如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谍报局参谋长汉斯·奥斯特上校，第三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元帅和法国北部占领区德军司令官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在以后的密谋活动中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卡纳里斯和奥斯特是以谍报局为掩护进行密谋活动的。以后密谋集团就是依靠他们提供有关纳粹内部动态的情报。奥斯特上校尤其是个反纳粹的强硬派，他自愿担任反对派中武官和文职之间的联络。

冯·维茨勒本元帅，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波勒斯

劳(现波兰城市)一个古老的普鲁士军人家庭。他是个朴实而直率的军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教养，却深受普鲁士军官一切传统的影响，对政治从不感兴趣。但他认为最高当局的大清洗暴行以及对弗立契将军的阴谋诬陷等事件都是对军人无可原谅的侮辱，激起他无比的愤慨。他所统率的第三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正是军事政变必须控制的关键地区。如一旦举事，则维茨勒本这位司令官必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奥斯特上校初次同维茨勒本接触掘出密谋大计时，这位元帅当即就非常直率地表示他将坚决支持他们的计划，并愿无条件地服从贝克将军的指挥。

以陆军将领为核心的反对派的存在，使希特勒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不祥之兆似乎总有一日会应验似的。

使他更为紧张的，是战局的急速逆转。

对于希特勒这个历史上的战争狂人来说，战争是他的命根子。战争胜利了，他似醉似狂；战争失败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象疯狗似地扑在地上咧着牙啃地毯的边缘。他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用战争来征服世界，做“地球的主人”，这是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就毫无隐讳地自白过。他唯恐梦想不能实现，迫不及待地一次又一次的实行战争冒险，把时间表排得紧而复紧，好象他已活不到明天似的。他曾对法国大使庞赛夫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只有十年好活了！”只有十年，意味着他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大概就是 he 之所以如此急急乎冒险的原

因吧。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强夺奥地利和九月侵入捷克到此时一九四四年七月，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北非沙漠，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把成千万成千万的生命投入史无前例的浩劫和死亡，而他自己则踏着白骨去攫取“地球主人”的皇冠。希特勒被在西线闪电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妄想仍用“闪电战”在一、二个月内打败苏联。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自诩为“天下无敌”的纳粹军队却在斯大林格勒城内遭到从未受到过的惨败。如今，盟军已经取得诺曼第登陆的巨大胜利，而德军自斯大林格勒溃败后，东线节节失利，北非又全面崩溃，苏军精锐部队已迫近德国本土，欧洲战局已经完全改观了。德国国内民心动乱，士气低落，经济衰败，特别是盟国对德国本土日日夜夜不停的空袭，使德国人也受到了一如德军所加于被征服国人民的同样的灾难，死亡、忧虑和恐怖，城市居民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柏林，笼罩着一片悲观绝望的情绪。然而困兽犹斗，希特勒还在拼凑杂牌军作为后备力量，准备再同苏军拚个高低。此时他正经历着从权力和胜利的顶峰跌下来快将落到毁灭的深渊这么一场剧变，怎不叫他哀叹“连生病也没有时间”，预感厄运将临呢！

二 战地“狼穴”

那天晚上希特勒来到寝室，由男仆林格侍候他就寝，时间已近凌晨了。可他还是再三叮嘱林格必须在早上九点叫醒他，这比往常提早一小时，因为他正期待着他的至友本尼托·墨索里尼来访，后者预定于二十日午后早些时候抵达腊斯登堡。因此通常在下午一点举行的首次军事简报会议势必要提前召开。被希特勒称作“家族”的私人工作班底那天早晨察觉到他似乎特别紧张。实际上，希特勒在他这个东普鲁士驻地司令部就从来没有感到轻松过。他总怀念着他那在伯希特斯格登的鹰巢和巴伐利亚高山上的清新空气。

希特勒在伯希特斯格登与爱娃·布朗（希特勒的情妇——译者注）同居在一所名叫伯克荷夫的瑞士农舍式的小屋里。“鹰巢”是筑于山顶的一所豪华的别墅，里面布置十分富丽堂皇。环境幽美，凭窗远眺，只见青翠的山谷和蜿蜒的溪流，山峦起伏，连绵无际，景色壮丽如画。在那里，元首和爱娃总是纵情享乐，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在这里，腊斯登堡的战地指挥部，则一切装饰都十分朴素。他的卧室布置简单得几乎象修道院。据他的一个私人秘书